

青少年心理健康专栏



## 与杠精同行的日子(五)

——一个心理咨询师听到的故事

◎丁兆梅

(这次所讲故事为大一学生小樊分享的自身经历,为便于理解,叙事从她的视角切入,下文中的“我”即樊筱凡本尊。)

我的同桌赵同学觉得我对父母的态度属于“身在福中不知福”,后来,我才知道他这样说的原因。

在他未满周岁时,他的爸爸妈妈就分手了,后来各自组建了新家庭,又分别生了小孩。赵杠精先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到十岁。但大人间一直矛盾多多,从来不曾真正和解过。十岁后,他又被送养到外公外婆家。爷爷奶奶没什么文化,跟儿子关系也很不好,顺带觉得这个孙子也是个累赘,平常跟他说话时态度很差,不顺心了就打骂他;外公外婆好像也不太待见这个多出来的外孙。总之,像个足球一样被大人踢来踢去的赵杠精除了埋头读书外,平日就爱守着一台旧电脑摸索,查找各种为什么,所以他的知识面比同龄孩子宽广得多。用抬杠来誓死捍卫自己说话的权利,可能是他证明自己、对抗不幸福童年的一种方式。

只是他没有料到,他的无差别抬杠除了能保护自己,还会顺便伤害到无辜,导致他的同学关系非常

紧张,除了我以外,其他人都不怎么愿意理他。而且到后来,他的自以为是一度搞得胆小谨慎的自以为非,甚至陷入了长久的自我怀疑。

初二快结束时,因为时常被赵同学给杠得无言以对,他的不少话引起了我的严重不适,有时直接能将我逼到崩溃的边缘,自然很难继续轻松地与他聊天和相处了。以至于到了期末考试前两周,我只要见到他就害怕,紧张、出虚汗、在他面前不敢开口说话,想说什么都担心被怼被杠。想到第二天又要跟他并肩相处,晚上连觉都睡不好,还会做噩梦,梦中两人杠得天翻地覆,甚至挥拳干了一架。那阵子,我觉得再忍下去真的会憋出内伤来。但我们是别人眼中的好伙伴,个子也始终在班级遥遥领先,再说暑假将至,初三会重新分配位置,再当同桌甚至同班的可能性并不大,此刻要求换位置似乎不太合适。

在这种爱恨交加的状态下,表面波澜不惊的初二终于过去了。暑假够长,与那位杠精的物理距离也远了,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。一物降一物,离开即无物,虽然在他面前经常张口结舌,但只要回到家里或特别熟悉安全的地方,我就变得神

气活现,表达欲和流畅度像那些天的温度计一样“噌噌噌”见长。我想,也许以后遇到时我也能跟他杠上一番。

果然,不是冤家不聚首,初三开学后,分班分座位时居然还是安排我俩搭档。呵呵,既然天意如此,此番再次聚首,我可不能再被动挨打、找不着北了。

别说,还真心想事成。抬杠不用智商,只凭情绪,每天课间我俩都忙着你一言我一语地杠来杠去,感觉挺快乐。前排和隔壁同学纷纷表示我们俩太聒噪了,但这根本不影响我俩沉浸其间。杠的内容五花八门,有的蛮费脑子,如“俗话说——俗话说——”系列;有的纯属胡闹,如“你是猪——你才是猪,你全家都是猪——我是猪关你啥事——我全家都是猪关你啥事——”不可能高大上,也不算离大谱,就是纯粹享受抬杠的过程。偶尔他会飙脏话,这时候我就紧急刹车不接话,沉默会儿才提醒他:“说脏话会让女生们瞧不起,甚至会遭到厌恶唾弃,你不怕社死吗?”我的理解是:抬杠无罪,但要有原则和底线。于是,他收敛了一些,很少爆粗口了。(本栏目由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供稿)

## 守护童年

◎吕海涛

在网上看到一个转发率很高的视频:一个单亲爸爸因为没有顾及女儿的感受,对小学三年级的女儿过多干预,引发了女儿的强烈不满和抗议。女儿声泪俱下,“控诉”爸爸剥夺自己的自由、对自己的教育太苛刻。在她一连串的反问下,最终,爸爸理屈词穷,乃至于沉默。视频以女儿的一声“请珍惜我们孩子的童年时光!”结束,但视频下面关于孩子的学习和成长问题的评论,一波又一波。

让我们回到教育本身。你知道小学、初中、高中这三个阶段一共有多少知识点吗?总量可能会让我们感觉有压力:大约130万个。你知道小学的知识点有多少吗?是4万个,占比3%。是不是很吃惊?原来小学6年学到的知识总量,抛开难易程度来说,连中学零头的一半都不够。事实上,这不奇怪,这样的知识布局是符合孩子的成长规律的。

小学阶段,孩子的心智和身体都处于发展初期,主要成长内容不是为了学多少知识,更重要的是养成孩子的好习惯。包括哪些习惯呢?比如阅读习惯、比如保持孩子的好奇心、比如科学的学习习惯、比如敢于质疑的习惯、比如孩子的专注力、比如自律的习惯等等。然而,在目前的教育大背景下,学校、家庭正合力上演一幕幕扭曲孩子童年的大戏。

学生成绩被当成衡量老师教育水平的绝对标准,在这样的指挥棒下,为了不被动挨打,只能是以教学成绩来框定教育主要内容。为了取得好一点的成绩,无非是“羊毛出在羊身上”,靠大量训练、靠占用学生本该用来休息玩耍的时间强行闯关。在这种强压之下,很多孩子的学习兴趣在小学阶段就已经被消磨殆尽。

这几年有个网络热词——“鸡娃”,意思就是家长拼命给孩子“打鸡血”,不可否认这是为孩子好,所以孩子们连不愿被“鸡”都不在理了。取消补习班?好,有对策,我请私教。既然是一场无法避免的内卷,谁都想确保自己的孩子站在较高的位置。可怜天下父母心!

想起我的童年,物质条件远远没有现在孩子优越,但快乐不比他们少;没有手机,但拥有更多的游戏时光;没有严格监督的父母,但早已懂得家人的不易;没有水平特别高超的老师,但心怀敬畏,端坐于课堂。有人说,童年的幸福可以治愈一生的不幸。为此,我希望孩子首先有正常的童年。

我是做了父亲的人,子女们也为了生活各奔东西,我能深刻地理解那个小女孩流泪的呐喊。珍惜孩子的童年,就是珍惜我们的明天。可是,解决的办法在哪里呢?

本版投稿邮箱:  
2457901059@qq.com



## “断舍离”我的儿子

◎汪小科

这学期期末,儿子捧回了一张“三好学生”的奖状,自豪地说:“妈!我现在是个大孩子了!”我倍感欣慰。

去年一年级开学时,送儿子到校门口,没想到他依然像在幼儿园一样,扯着我的衣襟不放,还眼泪汪汪对老师说:“我还有几句话要跟妈妈说!”“妈妈一走我就会想妈妈……”出于心疼儿子,我恳求老师:“孩子小,可能对新的环境不熟悉,能否允许我陪他多走一段路程?”老师同意我每天陪儿子一起走进教室,可结果却是:每日难舍难分的地点从校门口挪到了教室门口。

别的孩子都已适应了新的学习

环境,可儿子依旧停留在“上学困难”的状态。老师头疼,也让我尴尬。于是,我开始寻找“医治”儿子的方法。翻遍各种育儿书加上向老师和身边的宝妈取经,我才得知儿子的“分离焦虑”与我没有和他保持界限、没有引导他适应分离有很大关系。于是,我狠下心来,每天把儿子送到校门口后转身就走。老师告诉我,儿子哭闹的频率渐少,而且开始慢慢地融入班集体。

儿子应该是觉得我很心不管他,就不和我聊他在学校的事了。我想来想去,改变了居高临下的态度,各种试探,比如“你都干什么了啊,最近老师常夸你在学校表现很

好!”儿子竟然说了:“我现在都自己进教室了,能和同学们一起玩了,老师上课时间的问题,我都能很快回答上来……”我又问了些细节,并且由衷地称赞:“你真棒!以后多和妈妈说说,好吗?”儿子答应了。

儿子日渐对我们敞开心扉,有一次,我趁他特别高兴时说:“以后妈妈负责听你的故事,路要靠你自己走了。我们放手不是不爱你、不管你,而是相信你有能力做好自己。”

作为家长,适当地与孩子“断舍离”,让孩子去尝试、去历练,并对他们保持爱的关注和回应,他们会因我们的信任更勇敢、因我们的护航更卓越!